

宋梅花

进山的小道是一条斜坡草路，路旁的草已经比我高了。看来，清风峡，不仅有风，还有股野劲儿，这是走进清风峡的第一感觉。

宽的小道，越走越越窄，草越来越矮浅。转过两道山弯弯，眼前呈现一片溪石滩。浅亮的溪水乖巧温柔地穿过那些横七竖八的石块儿，细细地叮咚着。大伙儿蹲下身子，在水中搓搓手，摸摸水边的小石子：看来水少哦，这么大的石滩！石滩边还有看上去憨憨的大的石墩。看来，这还是一片拦路的石滩，要是山水积满石滩，这山路还真会愁着无路下脚呢。但是水，招人喜欢。虽然这样浅的水里不会有山蟹和虾，大家还是乐呵着围着那浅浅的山溪笑闹着。

石滩两旁的林子很静。太阳躲进云层，鸟儿躲在树林，不时鸣叫两声，便藏进枝头对我们眺望。初夏的天气，似乎和秋天一样天高云淡着。那么，钻进了这条峡谷，顺着这条小溪而上，走进去，就是清风峡的正式领域了。可我总是掉队，因为我望见了峡谷两旁的高山，和山树上挂满的藤藤儿山花。左顾顾，右盼盼，就和大队伍拉开了距离。山花带点粉红色，隔着远望却见一片粉白色，就那样浓浓地参差不齐，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地挂在山林间。这山花，是叫什么名字？怎么一盛开便占满整个山头？我边走边瞅，终于在一块大山石边看到盛开的山花枝条，粉红的花朵像极了喇叭花的形状，有几朵伸在了岩石上，伸在了我眼前。呀，真好看！原来满山腰开的是这种花。那么细致，那么挤挤匝匝地，那么朴秀，却充满野性。不然，怎么会那么调皮，竟然开满山林。这秀美的小花何致于开得这样肆人啊，这是多么充满野性的山花。我有点好奇了。看来，连山花都开得无拘无束的清风峡，不仅野，还有些奇。

行走间，不知不觉，文友们渐渐走远。弯弯的山道不时转弯，我紧走几步，前面是一条细细的草径，看着有些害怕，草都快把路遮住了。这脚要是伸进去，会不会有蛇钻出来？我望了望周围的山林，突然想起山林里会有野猴从林间蹿出来抢人的说法，不由浑身肌肉发紧，头皮有些发麻。正在这时，后面有两三位文友边说着话边赶了上来。我赶紧大叫：快来快来，我不敢往前走，瞧这条路，窄得只剩一条线了！其中一位文友顺手拾起一根木枝：不怕的，应该没啥。于是拿着木枝走在草径的最前面。我再也不敢掉队了，跟着他们沿着山路继续往前走。

我们已经行走在清风峡谷中了。脚下的石径和泥径两边都长满了不认识的草。那些草叶各有其形，且都长得绿油油得挺旺盛。有些盖过脚底，有些齐小腿高，有些齐膝盖高。石径和泥径都是湿漉漉的，沿途石壁上长满了青苔，青苔上滴满了山泉水，亮晶晶的，像青苔的翘睫毛，好看极了。那些青苔，似乎都一般大小，紧紧镶嵌在石壁，如一层绿帘，欢天喜地地看着我们。我真想知道这些青苔和草叶的名字，那么多，说不定里面有中草药呢。

风轻轻地拂过，耳畔传来叮咚声，山路曲折，却不时能看到泉水顺着山石流淌。泉水时高时低地奔跑在山间，像是伴着我们同行。难怪那些花啊树啊草啊长得那么翠绿，每天伴着那美妙的泉水叮咚迎来朝霞，每天沉醉在泉水叮咚中甜美入眠。这清风峡，风在弹琴，水在叮咚。清风峡谷，多么温婉而美好。在峡谷中越行走，我竟十分喜欢清风峡怡人的气候了。

走了好一阵，还没有赶上前面大部队的，听说快到山顶时会有很好看的瀑布，他们可能去寻找瀑布了。顺着山径，我们几个加快了脚步，却丝毫不感觉到累，连一滴汗也没有。一路爬，一路看，不知不觉，抬眼便望见了两条倾泻而下的瀑布。瀑布前，大伙儿都等着我们呢。瀑布的后面，是画屏样的山峰，看上去就在眼前，我们快爬到山顶了。瀑布周围长满了绿草树木，布满了岩石。我们站在最宽敞的一块岩石上，对着峡谷大声呼唤：清风峡！我们来了一路！风吹着瀑布飘扬的水花，溅到我们的头发上，溅到我们的衣服上，溅到我们的手上。风儿真调皮，瀑布真好客，它们似乎听见了我们的呼喊，水花飞溅得更欢了！蹲下身子，我掏起一捧清澈的泉水，朝空中洒去，那些泉水欢快地在空中打着旋儿，飞向那些碧绿碧绿的草叶。啊，清风峡，你是杨家界最美的清风峡！笑声里，大伙儿不知疲惫地在瀑布前留连，乐而忘返。

从峡谷走出来，大伙儿一路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峡谷入口处。大家不约而同地回头望向清风峡：这里自然生态环境真好！是个游玩的好地方！其中一人说：听说这有猴子的，可惜今天没遇见。我一听忙大叫：幸好没有遇到猴子，猴子会抢人的！因为我又想起爬山时那绿草遮盖的羊肠小径。大伙哈哈大笑：猴子怕人多呢，所以躲在山林不出来了！笑声回荡在清风峡谷的区间，和着山泉的叮咚声。

走出清风峡谷，我们走向峡谷出口边一家峰林溪畔民俗，听说设计风格很民族化，又很现代化，是一家很不错的高档民俗客栈住处。走上台阶，迎面看到的是一片荷花池。荷花池里长满了荷叶。池里还有一座牧童吹笛骑牛的金色铜像，我一眼便喜欢上了那片荷花池，好诗意的设计，我仿佛听到了美妙的牧笛声。再看看周围的高档室外咖啡厅和天蓝色游泳池。咖啡厅的长椅上，坐着三位外国游客，他们神态怡然，谈笑自如。泳池里，几个孩子在快乐地嬉水。从美丽的清风峡谷走出来，看见这样漂亮的民俗客栈，我感觉自己也像是回家的孩子，回到了这样美丽的家。

清风峡的风，在哪儿？在草间，在山花上，在溪洞里。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在耳畔边，在眼睛里，在欢快的心头。风过清风峡，溪闻草木香。或许，在清风峡的风里，我们都是幸福的孩子。



南滩

□甄钰源

我喜欢那里满坡的牛羊和空气中青草的味道，喜欢那抹用雪白的荻花和微黄的秋草调制成的美拉德色，也喜欢那璀璨的天幕上闪烁的点点繁星。但唯有落日时分的南滩，最能入我心。

在南滩这片草原上，春天就像一个含蓄内敛的诗人，内心早已写下诗千行；夏天像热情奔放的邻家小妹，穿着花裙子在蓝天下对着牛羊没完没了地唱歌；秋天是成熟温润的中年大叔，笑容温暖，身上是干净的太阳的味道；冬天则是一位浪漫的画家，天空和大地的颜色都是他笔下个性的呈现。四季更迭，草场里的每一种生命都努力地长出不一样的样子。它们在这里拥抱旷野和黄昏，追逐落日与清风。

南滩很远。在桑植县版图的东部，南滩和湖北恩施州的铁炉白族乡毗邻而居。铁炉在崖下，南滩在崖上。千百年来，它们之间都是互通的。之前是一条仅供人和骡马通行的古驿道，现在换成了一条宽敞的公路，目前还在硬化阶段。不久的将来，湖北的汽车便可从那个叫湖北堰的垭口开上南滩了。

南滩其实也不远。它和县城的距离只有一百二十公里。但要见到它，你至少得花上三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当我们采风团一行五十多人乘坐着大巴车在弯弯绕绕的群山之间穿行时，车窗外那些在阳光下忽闪而过的绿，便深深浅浅地塞满了我的双眸，让我无限欢喜。

黄昏时分，大巴爬上卓家垭的那一瞬间，大片亮眼的阳光从云层里倾泻下来，热闹的车厢刹那安静了。晚霞堆在南滩的上空，如火如荼地燃烧着。几束金色的光焰，从赤红的晚霞堆里射出来，照在麻池河旁那高耸的岩壁上，照在凤仙寺的残垣断壁上，辉映出神秘而绚烂的光芒。汽车慢慢下行，夕阳也缓缓沉入地平线。此刻的南滩仿佛被夕阳点燃了，绽放出万紫千红的光彩，美得令人窒息。这样的黄昏是温柔的。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这样的温柔里，爱上南滩，爱上这人世间。

一棵树

□黄汉宜

十年前，我申请到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在老家修建了一栋四扇两层的砖房。为了打造美丽屋场，我房前屋后栽种了十几棵桂花树。长势最好的，是房子东侧石缝中的那棵桂花树最让我宠爱。然而，好景不长，那场旷日持久的干旱，差点夺去它宝贵的生命。

这棵桂花树，虽然栽种在土壤贫瘠浅薄的石缝中，但当我每次回家抚摸它时，从未听见它对我有何抱怨，总是一个劲儿地悄悄生长，默默无闻地装点我的屋场。其树干笔直，像一位二八佳人，以无与伦比的优美轮廓和优雅的姿态，顶着一把枝繁叶茂的绿伞，兀自撑起了一片天地。我那时常常见到母亲养的那些鸡，一到夏天闷热的时候，最喜欢成群结队匍匐在它的树底下乘凉。

那年的旱情，从夏天一直延伸到初秋，长达百日。河床干涸，树木枯死，气候特别炎热。那段时间，我因为担任县城某个住宅小区的物业项目经理，忙于管理小区的事务，整天为绿化带的树木花草抗旱，而忽略了老家那棵桂花树了。直到一个月以后休假的那天，我才火急火燎地赶回去探望它们。

老家的土地，是农村老班子说的那种“大土地”，黄泥，很厚，耐干旱，果然不虚传。当我回到家一看，其它的桂花树在如此严酷的干旱天气折磨下，青枝绿叶在空中仍然彰显着生命的顽强性。只有栽在屋东头石缝中、我最看好的那棵桂花树正在遭受残酷的磨难。它无奈但又很倔强地低着头。树身除了顶部枝条上的叶片青绿而外，周围枝条上的叶片都已泛黄干枯，像野火烧过一样，美女变成了黄脸婆。我看了，心一下子沉到谷底，一屁股瘫坐在地。埋怨道：它们都好好的，你怎么就熬不过去呢？正在我为它哀其不幸，肝肠痛断之时，老妈来到了我的身边，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儿子，只怪你不该把这棵桂花树栽在石缝里，土太薄，底子又全是岩石，旱情太严重，晚上它也扯不出一滴水来啊！

面对这棵心爱的桂花树，我本想把老娘当作“出气筒”，发泄一通她在家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言论。但一见老娘十分苍老的模样，还有她说得在理的话语，我把所有的怨气都吞进了肚里。

记得当初栽这棵桂花树的时候，妻子曾提过反对意见。现在想来，还真是自己糊涂。虽然这棵桂花树先长得好，都是搭帮那些年风调雨顺老天爷的福气。现在碰到了这样的坏天气，又加上我全家出门在外，母亲年迈，没人照顾，哎！就落得如此境地。早前，我要是听取老婆的建议，也不至于给这棵桂花树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可事以至此，唯一的办法，我要尽快拯救它，死马当活马医。

任何一棵树都要经历风霜和岁月的沧桑，才能长成一棵大树。我坚信这棵桂花树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因为它尚有一线生机。于是，我便从厨房接出一根水管，利用假期，每天清晨浇水侍候。

南滩很大。它独自在澧水的河岸上占据了十八万亩的地盘，还拥有平均1200米的傲人海拔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它更是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红色草原，因为这里曾是贺龙投身民主革命运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策源地。

南滩很小。小到可以看到风的情绪和声音的形状。仿佛风带着草原特有的清新与自由，轻轻拂过脸颊，仿佛能吹散世间所有的烦恼与忧愁。它穿梭于草丛之间，带动起一阵阵细微的波浪，恰似大自然弹奏出的悠扬乐章。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闭上眼睛，深呼吸，将满心的欢喜与宁静渗透进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踏着脚下柔软的草地，漫步落日余晖下的南滩，清风悠扬，仿佛置身于一幅风烟满夕阳的画里。偶尔，几声牛羊的叫声会打破这份宁静，却更添了几分田园牧歌的韵味。远处，用木条修筑的围栏里，归家的牛羊们或站或卧，有些在悠闲地吃着草，有些时不时打一声响鼻，还有些突然就发出了愉快的鸣叫。它们也在享受这份悠闲的时光，享受这满滩落日满坡风的安详与恬静。

此刻的南滩，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更像是一个心灵的归宿，一个能让人忘却尘世烦恼，找回内心平静的地方。在这里，时间似乎变得缓慢，让人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感受、珍惜。未来的两三年之内，石溪景观公路、官瑞二级公路的开通，将大幅缩短南滩和外界的距离。草原公园里的星空营地和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也将为旅客提供安全有序、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提升桑植县文旅品牌的形象、促进文旅融合发展等不再是喊口号。南滩国家草原自然公园，是桑植文旅人奉上的满满诚意。

如果可以，我想在麻池河种五百亩苞谷，在白石种五百亩萝卜，在南滩养五百头黑山猪。用苞谷酿酒，用萝卜丝炖小炒肉下酒，听着你从山外带来的那些风花雪月的故事，就这样长醉在南滩的落日清风里，不思归。

老榨坊

□柯云

我老家山寨有一个老榨坊。老榨坊是土家汉子李三老信掌管的。在我眼中他的命运是和木榨连在一起的。木榨是用巨樟作成的，酷似两条黄牛并列的庞然大物。撞杆一般以檀木制作作为佳，两丈多长、一百多斤重，撞头圈有铁箍，撞杆中部系上铁链，悬在半空架的木架上。打榨时，李师傅等人赤膊上阵。他抱着撞头，四个伙伴搂住撞尾，同时碎步后退，并将那撞杆尾部高高举起，蓄足丹田之气，大家齐力以猛虎下山之势向木榨飞奔过去，只听“哐”地一声吆喝，撞杆便重重地撞在木榨带铁箍的楔子上，然后就听见油汁注入油盆的“丝丝”流声。李师傅的那一声吆喝，撞杆撞击那一声巨响，似乎是开天辟地，天摇地动。我吓得魂飞魄散，倒退几步。

因此，我便常在放学后，偷偷跑到榨坊里看打榨。有一回放学归途陡遇大雨，我一头钻进榨坊，可雨总是下个不停，李师傅便把他的油纸斗笠和棕蓑衣让我穿戴回家。次日，我送雨具时，他留我吃饭，那干炒的酸辣椒沫，在上面淋上用铁铲烧煎的熟茶油，又香又脆，简直比山珍海味还要美。尤其是看到李师傅他们端起大碗酒，大口大口豪饮，我恨不得喝它一碗。从那时起油榨坊成了我的第二课堂。

我是个身为民族干部的业余作家，喜欢写小说。有一天，我们从榨坊前经过，李师傅在路口叫住了我，把我带到榨坊，悄悄塞给我几元钱，还给了我两瓶熟油。想不到，李师傅因同情我，也被揪上台批斗。开批斗会的那天，我坐在最前一排。我不敢抬头看他。批斗声、口号声在我的耳中都幻化成了李师傅打榨的吆喝声和撞击声。那晚，榨坊里木榨响了一整夜，周围的狗也叫了一通宵，遥远的寨子里都听到了那夜的木榨声和狗吠声。那晚，正是十五日，没有明月，也无星光。第二天，李师傅就病了，人们送他回家时，看见榨坊里撒了一地被撞杆撞碎的木楔，凉凉的。

后来，我被落实政策进城工作了，再也见不到李师傅，再也没听到过故乡的木榨声了。

七十年代末期，我又继续从事酷爱的民族工作。那次因调查灾情，发放少数民族灾民救济款，回了一次故乡，特看望李师傅。他虽比以前瘦多了，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又干起了打榨的老行。我特地到榨坊玩了一天，又一次坐在石碾的木轴上，品味童年的乐趣。别看李师傅和他的助手们都年过花甲，可抱起撞杆，其姿势和力量仍不减当年威风，随着那一声声吆喝，让衰老的撞杆又焕发新的青春。我更进一步读出新的感受，那是力的颂词，美的颂歌，它赞美了一种粗犷一种古朴一种生前的阵痛，揭示了一种关于生命、爱情、死亡的博大命题，弘扬了一种抗争一种拼搏一种锻打一种推陈出新一种阳刚之美。那木榨声，吟诵的是哲学，是社会学，是历史学，是人类某种本性的回归。

这一天，我又在榨坊里吃了一顿油炸酸辣椒，这一顿吃得比当年还要甜美。

斗转星移。前几年回到家乡，一打听，传了多少代的木榨和它的主人都已作古了。老榨坊成了文物，也成山寨巨变的见证。取而代之的是靠电力发动的“隆隆”机榨声。然而，当我来到尘封的老榨前时，却又像见到了当年的李师傅抱撞杆那种近似擎天拔地的情景，又似闻木榨声，声声入耳。我情不自禁地念着诗人梁上泉的即兴诗句“木榨有神韵，犹闻撞击声。泪水一滴而出。不过，应该是热泪吧，因为那毕竟是时代的更替。

老榨坊，我记忆深处的一缕亮光。